



逸周書卷十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世俘解第四十

世當作世與揲同揲俘猶襄傳所謂數俘也說見王氏廣雅疏證

此言伐紂所獲以及黨惡之國所得人數俘者係人

之謂商書序遂伐三股俘厥寶玉故俘亦兼寶在內

漢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

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又引武成篇粵

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師古曰今文尙

書之又引武成篇惟四月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

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馘於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尙書也衡案小顏以此二條爲今文尙書誤共八

十二字皆見今世俘解然則世俘舊亦有武成之目
矣惟今本世俘壬辰訛作丙辰癸巳訛作丁巳茲特
據以改正則非第與三統合而於書武成時日亦無
不水乳矣馮山公解春集答閻百詩疑武成日月書
云今觀世俘篇越若來二月旣死魄越五日甲子朝
至接於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
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

至乙卯己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卽云時四
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且中間
復說尅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
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耶嗚呼此則古冊紊亂而
孔氏校注是書又未嘗細心釐定之過也今斷以庚
子乙巳二條移在甲申後則上下文義一貫時日俱
不誤非錯簡而何至謂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己
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此則古史體本如是也三
代以前俱不紀閏月則此閏二月卽蒙前二月數下

故得有五十六日之多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此十七字疑是逸周書序

脫簡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武王率六州之兵車武王既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一例故云武王成辟四方若篇中之文不應為此總冒之辭且不應從維四月乙未日起

孔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為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

補注四月武王卽位十三年之四月乙未初七日以下文四月既旁生魄六日庚戌推之庚戌為四月二十二日則逆數至四月初七日為乙未也辟君也成

辟四方謂君天下也殷衆也通殷命有國謂大封國

邑遂通道於九夷八蠻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

王紂壬辰舊作丙辰旁死魄舊作旁生魄癸巳舊作丁巳今據漢志改正盧本改丙辰為丙午丁巳為丁未以

就旁生魄之日非惟無據且與師行三十里三十一日渡孟津不合閻若璩日以辛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為丁未若翌日當為戊申豈丙辰丁巳乎衡案由一日辛卯數至丁未是為十七日翼日戊申是為十八日蓋以就旁生魄之說而不知生魄實死魄之誤也今惟改從漢志則前後日月並與今武成國語無不脗合

孔注旁廣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渡孟津也

玩月大時三字則為死魄生明時無疑蓋謂月漸大時若本文是生魄月由是漸小當云月小時據此則

孔注此書時
是旁死魄

補注案書武成傳云此本說始發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
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正義曰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
辰是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謂正月三
日發鎬京始東行也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
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曰二日近死魄
魄者形也謂月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
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
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
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

孔注越於也朔後為死魄

末五字當在前注月大時也下若云上節正文是生

魄此節是死魄豈有不注生魄而獨注死魄之理

補注越若語辭來至也言越若至二月也既死魄二
月朔也是日為庚申前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

日庚申爲二月朔月朔則蘇故魄死而明生越五日
甲子由庚申辛酉壬戌癸亥至甲子也盧文弨曰惠
云接讀爲捷衡案惠讀爲捷說本內則注當解作一
月三捷之捷謂克勝也然不如仍讀如本字解作兵
刃旣接之接接交也接於商者謂接仗於商郊牧野
之地卽漢志所云甲子昧爽而合是也

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

夫字盧改作矢今從舊作夫夫音扶

孔注劉克也夫惡臣崇侯之黨

補注咸劉滅絕之名夫猶彼也執彼惡臣絕紂黨也

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孔注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

補注方來疑卽惡來方是國名案東夷傳有方夷來
其名也以其助桀爲虐故又謂之惡來惡來以力事
紂是爲紂黨之魁故特命太公禦之丁卯二月八日
截耳曰馘

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禦字疑衍張惠言曰自祀當作祀自

孔注禦循追祀以尅紂告祖考壇帷而祭是日立王
政布天下

補注戊辰二月九日也據史記武王載木主而征故
帷祭文王告以克紂之事張惠言曰禦祀也下有禽
禦之文則禦是車疑此禦是祀主車之名循追也祀
自文王追祀自文王而上也皆於文王主車祀之
呂他命伐越戲方王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張惠言曰荒新
二字疑義文

孔注呂他將也越戲方紂三邑也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呂他南宮氏也越戲方一作反
虎方見南宮中鼎銘衡案鍾鼎欵識載南宮中鼎有
三薛尙功曰右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中其

名也南宮爲氏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
是也第二第三鼎曰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虎西
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耳案薛氏所
言則南宮中者乃南宮括南宮毛之屬非所謂呂他
也而且虎方猶鬼方非所謂越戲方也惠氏不考全
文而截取以附合之誤矣或曰此呂他蓋呂伋之誤
若南宮氏則當姓尹不當姓呂矣王申二月十三日
上文方來是紂黨惡之人故曰禦此越戲方與下文
靡陳衛皆紂黨惡之國故曰伐

國名紀按襄
九年戲鄭地

侯來命伐靡集於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孔注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也

補注集於陳駐師於陳也辛巳二月二十二日

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

孔注百弁亦將

補注甲申二月二十五日衛即益封康叔之地以虎

賁者衛強於諸邑也

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

木下舊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

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

此五十三字與下文百韋至二十六字舊本俱在乙

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下故孔注云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盧文弼曰此復說尅紂所命代故日不與上次或以庚子為庚申乙巳為乙丑非也衡案盧氏未會看出錯簡故依孔注為言不知此七十九字當緊接甲申一條在辛亥薦俘殷王鼎之上非惟文氣順下而支干排算毫無疑義

孔注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一日禦

大臣也

張惠言曰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

補注庚子上距甲申十六日而甲申為前月二十五

日則大餘三十日為乙丑晦大寒中明日庚寅為閏

二月朔順數至庚子為十一日數至乙巳為十六日

也其不言閩者古法簡質蓋即蒙上二月而言陳本
 百韋新荒俱周臣磨宣方蜀霍艾俱紂黨惡之國陳
 本新荒蜀磨至者陳本尅磨以磨俘至新荒尅蜀以
 蜀俘至也佚侯淫逸有過失者故併俘之以示警禽
 禦八百有三兩所獲輜重也國名紀鄜呂春秋揚鄜
 霍侯爵武王禽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霍艾侯
 爵穆鼎有艾侯并之廣陽漢之上艾後漢石艾也衡
 案此所伐蜀國與庸蜀羌髳之蜀有別秦本紀蜚廉
 死葬於霍太山則霍為紂黨惡之國可知羅氏又謂

佚侯之佚是國名疑誤前編作俘佚小臣

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
 告以馘俘

孔注言兩隅之言也

補注漢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

曰厲讀曰賴

辛亥薦俘殷王鼎 盧文弨曰通鑑前編作薦殷俘正
 殷鼎衡案王訛為正又倒誤也

孔注殷國之鼎

補注殷王鼎殷彝器也如薛氏鍾鼎欵識所載庚鼎

辛鼎癸鼎子鼎乙鼎之類辛亥閏二月二十二日

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

孔注矢陳也稷太牢別於天也

盧文昭曰稷太牢不見正文疑有脫下云

用牛於天於稷此不應預見案書正義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張惠言曰稷太牢三字是正文衡案此七字當在後文告周廟天稷也下

補注翼敬也珪所執以祀天旅上帝者憲法也大訓

之類天宗六宗也六宗屬於天故曰天宗淮南時則

訓注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為天宗上帝昊天

上帝也告祭也

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

孔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

人也

盧文昭曰末五字誤

補注此格於廟即禮大傳之牧室蓋行館也以其奉行主故亦曰廟秉持也鄭重而出之曰秉語庶國衆國也籥人舞佾也終成也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

罪

虞公舊在王季下今改正

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

補注王列祖卽禮大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也太伯古公長子次仲雍卽虞公次季歷是爲王
季伯邑考文王長子武王同母兄案太伯虞公邑考
俱當在附祭之列孔謂皆升王於帝誤張惠言曰追
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
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孔注於籥人進則王進正伯之位也

補注造作也正治也國伯謂九州之牧

王子王服袞衣矢琫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孔注正諸侯之位也

補注壬子閏二月二十三日袞衣十二章天子服邦
君小大庶邦也張惠言曰矢琫圭取其和難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

孔注王士紂之士所囚俘者

補注癸丑閏二月二十四日王士百人皆殷之良故
謂之士以別夫惡臣也詩曰殷士膚敏

籥人造王矢琫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
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

孔注大享獻爵奏庸擊鍾

補注此薦殷士於廟也矢琫秉鉞執戈設儀衛也拜手頭至手大祝九擗所謂空首是也稽首頭至地亦見周禮大祝注定安也張惠言曰庸功也錄功以告也大享一終用大享之樂也

甲寅謁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旗籥人奏武

句鍾本以武王入爲句誤

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孔注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爲萬舞也

補注甲寅閏二月二十五日謁戎殷於牧野謂設奠

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王佩赤白旗以號令也武大武樂此時所奏祇大武一成之歌明明盧文弨曰惠云卽大明衡案大明作於成王時故末章有涼彼武王語惠說不足據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

補注乙卯閏二月二十六日崇禹崇羽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韋注

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爲羽羽翼其衆也案禹雨羽古通用崇長也長謂先用之也生開疑卽厥初生民之詩或曰明明崇禹生開卽伶州鳩所謂羽厲宣羸亂也蓋有二名如繁過渠之類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

二 盧文弨曰容齋隨筆猫作貓麋作麋案下文別有麋必有一誤犀十有二作犀十有三梁處素云麋必有一字

作麋者古麋麋多通寫 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

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 盧文弨曰麀容齋作麀

麀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有俱去聲下同

孔注武王克紂遂總其圃所獲禽獸

補注此俱三月事也孟子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

獸至武王蓋因其有而狩之

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國九十有九國

孔注憇惡也

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盧文弨曰磨舊作魔訛億下不當更十萬

十字非 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 衍卽誤

孔注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馘億也俘馘之多此大

言之也

補注馘磨當作馘庶馘庶殷衆也俘人謂在官者案上文七言告以馘俘此特稽其總數蓋合殷商七十萬衆如林之旅又加以九十九國逆命之邦故俘馘之多至如此也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孔注此屬紂也□□

補注總計周家臣屬之數凡下七百七十三國此六百五十二國蓋三分有二之外未被文王之化者故

武王征而服之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維予沖

子綏文

末六字又見後此處宜衍

孔注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

故也

盧文弨曰注十六日訛當作四月二十二日
衡案此十六日是注時四月既旁生魄之文

補注前乙卯奏崇禹生開為閏二月二十六日順數

至己未為三月朔又順數至乙丑為四月朔又順數

至甲辰為十六日望乙巳旁之又從乙巳順數至六

日為庚戌是為四月二十二日案書武成言丁未祀

於周廟此但云燎於周卽柴望也孔晁注先廟後天
本武成傳然燎於周廟在後以世俘本文證之蓋先
郊後廟冲子武王自謂謝墉曰凡冲子似皆有錯簡
書中惟成王有冲子之稱衡案冲子猶言冲人字通
作冲憂也書盤庚肆予冲人蓋憂當時水患與武王
憂紂之亂同故一自謂冲人一自謂冲子也武王伐
紂恒稱太子發志不忍忘先君也此稱冲子亦此意
綏安也文文考也

武王降自軍乃俾史佚繇書於天號

孔注使史佚用書重薦俘於天也

補注史佚尹佚也繇致也尙書帝命驗天有五號又
曰帝者天號也周禮大祝六號一曰神號卽天號鄭
注神號若云皇天上帝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臣下舊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

師

孔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

補注乃廢於紂謂以紂不可君天下之義告於天猶
後世廢昌邑王之廢此六字自爲一事矢惡臣百人

又一事孔注廢其惡人誤惡臣百人卽咸劉商王紂時所執也伐發也甲兵革之類鼎則所俘殷王鼎也小子小臣也虎賁之類太師太公望也言此發於右者甲則小臣掌之鼎則太公陳之貴鼎而賤甲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

孔注言初克紂於商郊號令所伐也

補注此薦殷巨室之彝器也如鍾鼎欵識所載瞿父鼎乙毛鼎秉仲鼎伯申鼎召夫鼎以及甚父尊單父彝冀父卣欵姬壺言父爵之類不言諸器者統於鼎

也夫家大家也司徒司馬三卿也不言司空者司空無事故不與也初厥於郊號郊南郊也祭天於南郊答陽也蓋初以天子禮祭天於南郊故曰初號卽天號以其行於郊故亦謂之郊號孔注謂初克紂於商郊誤

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

上衣字去聲

孔注言陳列俘馘於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取乃衣之施之以恥也

補注夾兩行排列也南門國南門也蓋由南郊禮畢

令軍士俱排列獻俘而入施佩衣衣指周軍士脫劍
故施佩佩帶也衣衣去甲也先馘紂都之馘入入南
門也

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

馘入燎於周廟謝墉曰白旗赤旗與前大白小白亦辭異

而意同負紂縣首太師為之不類且從上文讀下則亦當在甲子下衡案謝意亦從孔注解太師為

樂師故云不類至云此條當在甲子下則更不然案甲子

克紂在殷郊牧野之地其地止有行館焉得有周廟衡斷

以為當在此且與上朝至燎於周下馘於國周廟等文聯

孔注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

也

補注武王在祀踐祀位也太師太公也克殷一役師

尚父居首故特令以先馘入燎於廟也孔以太師為

樂師誤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

室即此

若翌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

孔注此詳說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衣字

誤當作人

補注辛亥四月二十三日孔注詳說庚戌明日郊天

誤按郊天在前上文燎於周繇書於天號初厥於郊
號卽大告武成郊天之事此祀於位用籥於天位者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曰天位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於國周廟翼子冲子斷牛

六斷羊二

漢志引武成作庶國祀馘於周廟

孔注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共有斷煞者

補注乙卯四月二十七日乃以庶祀馘於國周廟謂

以越戲方等諸國馘俘薦之周廟也

庶國乃竟告於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

盧文弨曰疑當作告

朕文考循商人典

以斬紂身告於天於稷

孔注言諸侯竟殺牲告周廟天稷也

補注庶國乃竟告於周廟者謂以馘俘次第告畢也

古昔也言昔朕聞文考之訓故脩商家伐夏救民之

典以斬紂身而上告於天於稷也

用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於誓社

孔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

補注用小牲降於天稷也百神水土指所過名山大

川張惠言曰社所以誓衆故曰誓社

曰惟予冲子綏文考至於冲子用牛於天於稷五百有四
孔注及宗廟山川也

補注言予之脩典告天凡以安文考之心也用牛特
牲也

用小牲羊豕於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孔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

補注用小牲少牢也上言五百有四此言二千七百

有一乃總計一月壬辰至四月乙卯所用之牲中有

閏月凡五閏月蓋禱祀之餘兼以犒軍也

商王紂於商郊謝壩曰自商王紂於商郊始其文皆當在
前甲子朝至接於商下句則咸劉商王紂
於商郊此處商王紂三字衍文也俘商玉億有百萬下乃
接武王在祀至燎於周廟而止則時日亦符而文義無舛
矣衡案商王紂於商郊六字定有脫文蓋以上言俘人
自此以下則另紀俘玉也當分別看謝說似未明晰

孔注更說始伐紂時

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琚五環身厚以自焚盧文昭曰五環

二字舊本作璫今依張守節正義改惠氏云御覽引此曰
紂取天智玉琚五班環身以自焚注曰天智玉之上美者
班環身以自厚也又御覽七百八引此云取天知玉珥
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玉珥在火中不銷衡
案御覽前一條班疑璫字之誤後一條
庶玉衣身則抄變其詞而非原文也

孔注天智玉之上美者也璫環其身以自厚也

補注殷本紀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
玉衣赴火而死周本紀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
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公兩紀俱本此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孔注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五日武王乃俾于

盧文弨曰于字疑衍

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

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周本紀正義引周書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

此蓋合正文與孔注言之

孔注紂身不盡玉亦不銷

補注五日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也是爲二月六

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玉在火中不銷蓋寶玉也高

誘呂氏重已篇注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

澤不變卽此類

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

孔注言王者所寶不銷也

補注則寶與同者言同於庶玉不爲珍奇也

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補注億有百萬所以著紂淫侈之罪也

箕子解第四十一 七

盧文弨曰惠云廣韻引書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別無所見當在此篇衡案箕子亦紂諸父告箕子卽所以告殷宗也下篇耆德解告殷舊臣並世家大族商誓解告商史氏及百官里居獻民今惟商誓存而箕子耆德俱亡或謂武王旣克殷訪問箕子乃封於朝鮮而不臣此其封之之文也

耆德解第四十二 十

商祚六百祀求賢之典最著故君奭篇曰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然則孟子所謂故家卽此解所謂耆德也受乃播棄羣老而大命卒以傾焉故武王繼箕子告之非惟引年尙德抑亦見殷之所以亡也

逸周書卷十終

逸周書卷十一

商誓度邑武傲武權
孔氏無注成開有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商誓解第四十三

此滅殷後告商史氏及百官里居獻民也題曰商誓
蓋以著紂之惡並以見我周世有令德實商先誓王
用顯西土則我今日之告亦脩商典反商政耳爾諸
臣百姓其安受之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
人序文□□□□及太史比句小史昔句及百官里居獻

民□□□來尹師之戒戒字舊訛在敬諸下敬諸疾聽朕言用胥生

蠲尹

補注伊姓舊謂殷室之舊何父殷遺老疑是伊尹之後故曰伊舊何父其號也官人序文如周禮序官之目比太史名昔小史名百官居里卽百姓里居見酒誥孔傳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獻民賢民也尹師如立政所謂尹伯謂有司之長胥生胥匡以生也蠲除也革去故也尹正也鼎從新也

王曰嗟爾衆子言若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於十話言其惟明命爾

補注若敢謙言之義顧視也天命殛商故予來致上帝之威罰今惟新誥命爾以革其舊染之俗誥命曉喻也其惟明命爾故盡言以相告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
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
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
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

補注此述祖德以諭之也上帝之言猶云帝命率育也克播百穀謂稷爲堯農師登禹之績登升也言禹得后稷教稼而始告成功元穀善穀也用蒸享者民乃得以粒食養其親祭其先也誓王盧文弨曰惠云誓讀曰哲下並同衡案惠讀曰哲者以康誥有往敷求于殷先哲王酒誥有在昔殷先哲王召誥有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之語也或曰誓通作逝先誓猶上賓登遐云爾用告和四時調也用胥飲食萬民養也故商先誓王以我后稷厥功甚大是以屢有錫命之典

而我西土因以光顯焉案竹書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武乙三年命周公直父賜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文丁十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此俱商先王益封周室而西土日益光顯之證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句天命朕考胥翁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尅致

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紂之口方圍疑是政字予亦無敢違天命敬諸

補注此節序伐紂之由昏亂也憂病也昏虐則又甚矣弗顯上帝受自絕于天也上帝弗顯天不佑于紂也殪殺也朕考文考胥相也翕合也稷后稷也言我文考之德政上符后稷故天佑之而命以伐紂之事

甲子尅紂之日

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盧文弼曰趙疑百字下當有姓

字其惟一夫予既殪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

君子其周卽命□□□□□□□□□□□□□□□□

□□□□□□□□□□□□□□□□爾豕邦君無敢其有不

告見于我有周其比豕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今

予維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遂趨集之于上帝盧文弼曰遂本或作

達趨與臻同

補注其周卽命以上統諭之詞爾豕邦君則告殷舊

國也言爾百姓無罪罪惟獨夫我昔於西土未興師

之日已有明言矣今予既誅紂而來致休美則爾百

姓里居君子當卽命於周爾豕邦君無敢其有不告

見于我周言與周一心相告語也若其比黨於紂則我無所愛亦上帝所不佑明告猶明命也趙曦明曰上帝曰必伐之已見上文此處語勢似不當有疑衍衡案前云上帝曰必伐之者伐紂也此言上帝曰必伐之者伐紂之黨也蓋指方來越戲方等諸國故曰往追遂趨集之於上帝者言大勳已集俱得以馘俘入告也

天王其有命

句王字衍盧本連爾字斷句誤

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芘夫自

敬其有斯天命

句鍾本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句誤

不令爾百姓無告西

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

一心爾多子其人

句鍾本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句誤

自敬助天

句鍾本助天永休句

誤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

及惻興亂

空方疑是若字及惻疑反側之誤

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

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

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

句在我

補注盧文弨曰綴芘謂若絲之絕而更續草之刈而更生也衡案芘當作莠言爾百姓獻民中或有不軌

之徒若嘉禾之旁有綴莠則必爲所煽惑爾當自有
以警察之夫自敬其有斯天命則爲周友民我定有
以安輯之不令爾百姓毒痛無告也西土至我無二
十一字有脫誤克乃一心謂周臣多子卽多士謂之
子者男子之美稱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正義曰
大夫稱子多子衆大夫也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
言爾多子能助宅天命則紹我見休爾百姓其亦有
安處矣在彼宜在天命彼謂百姓言當察天命不可
違也若反側興亂是謂迷民則我有亂臣保奭其人

者其以斯勿用天命之罪爲最大而治之保奭二字
見君奭奭召公名保官名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
罪卽前云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
也西土卽周故又曰朕命在周於此而乃有不用我
命則是先作我肆罪疾者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
爾百姓矣御統御也復如復逆之復正治也越則非
朕子曷敢有越厥志也負亂惟爾則在所必誅在我
則刑茲無赦

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

文選王融曲水詩序
注引此句無誓字克

辟上帝保生商民

王融曲水詩序注民作人避唐諱

克用三德

德下舊衍疑字商

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

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豕邦君

商庶百姓予則咸劉滅之

咸字舊作空圍

補注克辟即克配保生商民謂伐夏救民也克用三

德言湯能用賢三德猶三事謂卿大夫商民弗懷故

云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用辟厥辟致

天之罰辟以止辟也今紂棄成湯之典則紂一桀矣

小國謙辭猶云小邦周也革商國除紂惡也肆予明

命則汝百姓當受命於周矣其斯弗用朕命是負亂

也則爾豕邦君與爾百姓自取滅亡矣

王曰彘子天命

句鍾本靈予句誤

維既咸汝

句鍾本天命維既句誤

克成天

休于我有周

句鍾本咸汝克承天休句誤

斯小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

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口

口美

空方疑是之休二字

左右予小子肆劉殷之命今予惟篤祐爾

予史太史違

盧文弨曰予史本或作予史今從元本章本然予字亦似訛衡案于史史字誤

我寔

視爾靖疑胥敬諸

諸舊訛請

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

命予爾拜

句

拜口百姓

空方疑是乃字

越爾庶義庶刑予維及西

土我乃其來卽刑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

補注盧文弨曰說文霍飛聲也兩而雙飛者其聲霍然徐呼郭切徐鍇曰其聲霍忽疾也然則此亦當爲命不于常之意衡案霍予天命當是一旦奄有天下之義所謂其興也勃焉是也維旣咸汝咸滅也汝指商紂小國自謂不易謂不改易也昔我盟津指誓師之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言上天特降休命以判別商家從善之國其有何國實式賴之而命我小子以殷戎之事也故予承帝命亦惟判別爾百度之休美

用能左右予小子肆劉殷之命今予惟篤祐爾則所以福汝者自有道矣篤厚也祐福也爾謂順命於周者我寔視爾靖疑言爾殷室舊國咸能安定厥志則我疑爾商臣之心亦靖胥敬諸戒之之詞其斯一話敢逸僭猶所謂朕不食言也予則上帝之明命則法也予爾拜禮及爾諸臣拜乃百姓禮及爾萬民爾臣民其共懍之庶義庶刑自有我西土成法在我乃其來卽刑則汝負亂之衆其聽朕言無謂我不相告也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此牧野既事之後武王相視商邑慮四方未定欲效
殷人傳及之法叔旦涕泣弗敢受武王於是圖度有
夏之居爲營洛邑而去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於殷
郊

補注獻民賢民也主卽周禮所謂主以利得民者主
謂大夫蓋爾時徵聘殷士之在位者故曰徵主猶後
文言厥徵天民也九牧之師周本紀作九牧之君盧
文弼曰鄭康成注尙書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

佐牧張惠言曰徵進也大夫曰主徵主采地之君師
長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

補注升汾之阜周本紀作登豳之阜史詮曰度邑篇
作汾蓋因汾與邠相近遂誤爲豳耳梁曜北曰史詮
從周書作汾是也汾近朝歌卽郡國志潁川襄城縣
之汾邱若在栒邑之豳何從登其阜以望商邑乎盧
文弼曰左氏襄十八年傳楚子庚治兵於汾卽此地
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本有作豳字者誤施彥

士曰襄城之汾在朝歌西南五百里安得爲近且武
王來自朝歌而反渡河而南從五百里外望朝歌何
哉汾阜當在今山西蒲州府東北百二十里滎河縣
商祖乙所都之耿在今絳州西百里河津縣僅隔一
水故升阜以望之衡案元鳥之詩曰殷土芒芒又曰
邦畿千里則此商邑不必定指朝歌其曰汾之阜者
乃汾水上之阜如汾陰睢之類耳水經汾水又西至
汾陰縣北西注於河注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
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

謂之汾陰睢應劭曰睢邱類也

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對

充舊作兌今據王融曲水詩序注改

遂命一日維

顯畏弗忘王至於周自鹿至於邱中

曲水詩序度邑靜鹿邱之嘆注引周書自

鹿至于邱中又云周書邱或作苑

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

卽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

盧文弨曰害與曷同

曰安予告汝

補注充當也遂命一日猶云一息尙存也遂盡也維

顯畏弗忘顯明也畏威也言上帝旣付子有家我惟

此明威之命弗敢忘耳施彥士曰對卽作邦作對之

對武王升汾阜以望商耿知不可以作邑故永歎曰

不淑充天對言此地不善不可以立郊廟配上帝也
於是從茅津濟河自宜陽鹿蹄山至檜之邱中以度
東周形勢鹿蹄山在今河南府西南七十里宜陽縣
東南五十里有甘鹿地昭公十七年傳陸渾衆奔甘
鹿邱中在今開封府西二百里新鄭縣成周之東界
也衡案晉書陸機傳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
數百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考晉朝歌
屬汲郡卽今河南衛輝府之淇縣文選引周書邱中
或作苑中疑卽所謂鹿苑也是時殷紂好女好鹿故

養鹿之所俱得以鹿名則其地自當在朝歌左右俟
考凌曙曰王小子卽成王

王曰嗚呼且維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夷

羊在牧飛鴻滿野

案金樓子誤以未二語爲夏后既衰之事又誤以蜚鴻爲蜚虹藝文類聚獸部

引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御覽九百二引同俱誤

補注史記正義謂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此
蓋從周本紀推算據紀年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
周師伐殷則六十年當自帝乙初年起算其所謂天
不享於殷者蓋謂武乙無道畋于河渭大雷震死文

丁之世戎患不絕也夷羊怪物商羊羴羊之類周語
注謂是神獸淮南本經訓注謂是土神俱誤博物志
隨巢子俱作夷羊與周書同史記周本紀作麋鹿不
知何據飛鴻蠖蠓也淮南作飛蚤注蝗也隨巢子作
飛拾博物志作飛蝗

天不享于殷自幽

自幽舊作自幽盧本從史記刪二字

乃今有成

補注史記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見災異我
周今乃有成王業者也張惠言曰自幽從微至著也
衡案自幽當作自幽形近而誤言我周自公劉遷幽

之日天已眷顧故今乃克用有成也

維天建殷厥徵天民

民下舊衍名字

三百六十

句天弗顧亦不賓

威

天舊作夫據史記索隱引隨巢子天鬼不顧亦不賓則夫當作天威舊作成史記作滅盧依惠定作威威滅同

賓去聲

用戾於今

補注天民周本紀作名民弗顧作不顯索隱曰言天
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
賢無字疑衍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卽擯
滅以至於今也衡案周家王業自遷幽以來寢昌寢
大其所以遲至於今者則維天建殷之初人材間出

如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俱以名世大賢保
又有殷遂得循建官之制厥徵天民有三百六十之
多以爲殷家序官之常法降及於紂君雖不德猶有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故自武乙
而後天雖不眷顧有殷然亦不驟加擯滅故得延至
於今也

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
能欲王曰旦子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

俾從殷王紂

盧文弨曰惠云俾當作專古貶字

補注予憂茲難天難諶也近飽于卹卹亦憂也憂填
於中故曰飽辰是不室指商紂辰時也言商家已不
能保有其室故我所以來爲定天保故耳天保卽大
雅天保定爾之義天室王者建都之地謂殷邦也依
倚也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周本紀作悉求夫惡貶
從商王受索隱曰言今悉求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
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商王受衡案
此承上文說下言我克致天之明命旣伐商大定得
依天室矣凡志我之志而共惡殷亂者罔不從滅商

紂故曰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

四方亦肯來定我於西土

盧本從史記改作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亦肯來舊訛赤宜未

李兆洛曰史記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此赤宜未當是亦肯來之訛今依改

補注言天下悉肯從周也

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

傳于後

空方當是其敬二字蓋卽周公答語

補注上言紂室不保我因來致天命而四方亦罔不

從周若此此而定天保依天室亟亟矣我乃不豫有

加則是無德堪此也惟有讓位有德以定此居耳顯

明也服章服及謂傳及德之方明卽暗指周公蓋謂

顯明此章服以及公故叔旦悲不能對而謂王其敬

傳於後言傳及不可當以與子常與裳通泣涕於常

猶所謂泣下沾衣裳也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

句舊本下子字多作子鍾本汝維朕達弟子句誤

予有使汝

句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

朕靈期予未致于休

下于字舊作予誤

予近懷于朕室

于舊作予誤

汝

維幼子大有知

補注武王將欲傳及於公故呼達弟而告之言子有

使汝則汝固嘗播食不遑暇食矣其公而忘私雖勞
 瘁不辭矧其有乃室而肯效殷家傳及之法耶此三
 句代表公之心迹言非汝有此任受之意也今惟天
 使子則子無可辭二神王季文王也二后在天之靈
 故曰神授朕靈期謂告以畢數之期言朕身不豫不
 能久於在位也靈期亡日也子未致于休者致至也
 言天下尙未致太平故近懷于朕室室謂天室幼子
 指叔旦大有知言多材多藝也薛傳均曰据徐鼎臣
 云禮記夢帝與我九齡通作靈是靈卽齡也文王曰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預告以壽之期限卽授朕
 靈期之證二神蓋指帝與文王

昔皇祖底于今勛厥遺得句鍾本勛厥遺句誤顯義告期付于朕身

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予有不顯句朕卑皇祖不得高位

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汝幼子句庚厥心句鍾本汝幼子庚句誤庶乃來句班

朕大環茲于有虞意鍾本茲于有虞句誤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於

上句民亦不可答于朕下句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

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龜筮其何所卽

今用建庶建盧文弼曰庶建或作素達叔旦恐泣涕共手共音拱

補注皇祖后稷也勛與冒通懋也得與德通勛厥遺
得言自后稷以至文王皆由懋勉以遺厥德顯明也
義謂弔伐之義告期卽所謂授朕靈期也付于朕身
則任大責重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盧文弔曰惠云
飢與幾同幾讀曰冀衡案當如飢饉之飢予有不顯
言我或有爽德不能繼前人之緒以光顯之則必不
能追崇先祖矣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於上帝言不
能尊祖以配天也庚更也庚厥心謂不必泥傳世之
常庶乃來庶謂庶民來從也班布也位也環宮衛之
官左傳有環列之尹周禮夏官有環人此大環猶書
所謂大麓蓋寵異之名隱以攝政托公矣虞憂也乃
懷厥妻子設言之辭言我所憂甚大設乃懷厥妻子
不爲宗社大計則德不可追於上民亦不可答於朕
下矣朕下謂自朕以下言上無以對先祖下無以答
羣臣百姓也如是則豈惟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將
不賓在高祖矣高祖太王以上也古謂前王大行爲
上賓於天言在帝左右也不賓則弗克追配矣惟天
不嘉于降來省省通作眚言天不予佑而降茲災眚

故不豫汝其可瘳於茲汝謂周公言當此昊天不弔
之際惟望付托於汝則災眚庶可抽去耳乃今我兄
弟相後則武王本意實欲傳及於公矣我龜筮其何
所卽卽就也言朕志已定無庸就問於龜筮庶建當
作庶達達卽所謂達弟也今用建庶達者言傳位不
必泥於嫡長當選支子之達者而建之案叔旦亦同
母弟而云庶達者言我旣不能久於位而誦又幼沖
則當旁求支子入承大統以續前業荀子儒效篇曰
以枝代主而非越楊倥注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
曰枝主成王也此庶達謂周公之明證也張惠言曰
庚通也庶庶幾班分也班朕猶助朕環衛也茲茲民
虞樂也言汝通達其心庶幾助我大衛茲民使有樂
生之意能安其妻子也朕下二字當倒朕字屬下句
言不可以追於上不可以答於下我則不能賓享高
祖惟天降省亦且不嘉惟汝其可救此

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惟憲命求茲無遠
天有求繹相我不難相去聲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
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

于河宛

盧本据史記改作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又云案史集解徐廣曰武王問太公曰我將

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語亦相似衡案漢地理志瓚引作周書度邑 瞻于伊洛無

遠天室其茲度邑

其下茲下舊衍曰字今刪

補注圖謀也夷平也依倚也憲命天所出也求茲無

遠茲謂天室天有求繹帝度其心也相助也洛伊二

水名水北曰汭延及也水北又曰陽故曰居陽蓋謂

其地居洛水伊水之北也無固謂不險要史記作居

易無固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

衡案史本是易字易即陽後人訛為易也夏大也有

夏之居即有那其居之義左傳昭十七年晉侯使屠

蒯入周請有事於洛與三塗杜預注三塗山名在陸

渾南案三塗山在今河南府嵩縣西南或以太行轅

轅嶠暉當之非也有嶽史記作嶽鄙索隱曰嶽蓋河

北太行山案嶽即太岳在今山西霍州東南不大也

瞻視也河大河宛在今衛輝府濬縣西水經注宛水

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西魏書地形志朝歌

有宛城寰宇記在衛縣北四十里言我既南望過於

三塗北望過於有嶽此居陽無固實泱泱乎有夏之

居也我其瞻眺於河宛伊洛之間以建王國此我之
不願也爾其無遠天室於茲度邑以慰我願可耳蓋
俱以後事屬公之語

武傲解第四十五

此武王詔周公立小子誦之文蓋托公以後事也文
不止此疑有缺落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
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
汝勤之無蓋口周未知所周不知商口無也朕不敢望敬

守勿失以詔寘小子

寘盧本作寘下注云俗本作寘今從元本章本又作賓字衡案仍當作寘

字為是

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

補注此因周公涕泣辭相後之言故命立小子誦也

王告夢夢不祥也丙辰日也案紀年武王十七年命
王世子于東宮即此事據徐圃臣天元庥理攷古法
武王十二祀辛卯巳月甲午朔若以時憲法用紀年
積年推之巳月癸巳朔丙辰為二十四日十七祀巳
月朔為甲子無丙辰丙辰係辰月二十二日月日必
有誤金枝郊寶開和俱周家典冊金枝譜牒也枝宗

枝以其書於金版故謂之金枝郊寶郊祀上帝之書蓋紀太微五帝感生帝之類以其爲子孫世守之重器故謂之郊寶開和見大開解出者取諸太史而設之也細書者敬錄之辭誦成王名生於帝辛四十七年至武王十七年成王年十二以周公不肯傳及故有東宮之命紀年書其事武倣則其命立之文也屬者以天位付屬之文則命立之文如後世大行傳位詔書是也寶典書名見第二十九及者並此書亦陳也嗚呼敬之哉以下皆武王托公之辭汝勤之至末

中有脫文難解大約言商周之勢尙未可知蓋已意及武庚之叛而並陰識所監之非人矣按監殷三叔俱武王同母弟故不忍明言其曰周末知所周又曰不知商其意念蓋已深矣朕不敢望言殷遺之靖與亂而復治皆非我所敢必特以其事難顯言故不竟其辭也敬守勿失諄勉之辭以詔寘小子詔卽命立之詔寘置也置與示通詩曰示我周行示猶置也未句武王嘆美周公之辭

此篇實周公官禮所本後半反言以足其義三機轉
軸在心退藏於密非可以外洩也故專以五權名篇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
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
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
于位

補注不豫不安也武王知疾不起而以輔孤托公故
召而勗之降命降大命先後小子扶掖其身也勤在
維政之失書所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詩所謂衮職

有闕仲山甫補之也蓋命公以師保之任三機用以
防亂五權用以經國克能也中卽下文維中是以之
中苗通作緇克中無緇言無毫釐之不當也

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
士無遠齊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

補注機謂事之形於未然者前大匡解王在管管叔
自作殷之監則監殷非出武王本意蓋管叔恃親而
請也武已預料有後日之變則於疾大漸時不得不
爲公告之疑家卽指管叔無授衆謂不可予以大權

疑德指殷遺無舉士士與事通謂當相時而動也周公零雨三年坐鎮其地而後次第翦除實師其意質士無遠齊質謂斷質無遠齊言當求之近也武蓋逆知流言必出於骨月故教公預防之吁敬之哉嘆而復傲之也天命無常則爲殷爲周未可知也可不敬哉

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

權爵下舊有不遵承括食不宜不宜

授臣十一
字今刪

補注地以權民度地居民也物事物也物以權官量能授職也鄙野也庶農也鄙以權庶計口授田也刑者五常之鞭策刑以權常飭紀陳綱也食采地也食以權爵班祿定制也

極賞則澠澠得不食

補注極賞則澠猶史記解所謂屈而無以賞也盧文弨曰澠與屈同荀子宥坐篇言水泚泚乎不澠盡似道楊倞云澠讀爲屈竭也家語三恕篇正作屈盡衡案極賞則物產必盡是猶掘地而取故生之者少而

民不得食此食不權爵之過也
極刑則仇仇至乃別

補注極刑則仇虐民則民讎也別者別有所屬謂心
向外不親附此刑不權常之過也

鄙庶則奴奴乃不滅

補注鄙庶則奴庶侈也治野無法則民習於侈而陷
於罪故奴滅絕也奴乃不滅犯法者衆也犯法者衆
則耕者無人此鄙不權庶之過也

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庶則荷荷至乃辛

謝墉曰荷與苛同見漢書酈食

其傳盧文弼曰案辛疑莘字之訛說文叢生草也讀若泥
于苛細煩碎之意為近且業字从莘則聲當亦相近與上
所用韻亦協衡案荷當讀如何物庶則無無乃不和
天之寵之何幸乃辟字之誤
盧文
引尚書庶草繁無是也無字當重文衡案梁說是今从之
衡案和字當作秩

補注國大則主驕主驕則使令常若不給而官庶官
庶則荷寵者多而陷於刑辟者必衆物庶則政事龐
雜而官階無序此物不權官之過也

地庶則荒荒則聶人庶則匱匱則匿

補注盧文弼曰聶當如爾雅守宮槐晝聶宵炕之聶

合也脈其滿眚閉塞而不能疏通是之謂聶衡案地
庶則荒所謂土多人少非其土也人庶則匿所謂人
多土少非其人也聶當作懾謂地荒不治則寇盜生
故居者多恐懼而心動匱竭也民貧則竭勢必遠徙
樂土有似逃遁故曰匿此地不權民之過也

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

去聲

五權

句維中是以

句鍾本汝慎和稱句五權

維中句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句俱誤

以長小子于位寔維永寧

長上聲

補注調而能一曰和輕重不失曰稱維中是以以用
也以長小子於位長猶保也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也開即取大開告用之義篇中言父顯父正

父機父猶襲殷人官號其作於元年無疑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

盧文弨曰案篇中云今商孽競時逋播則在未東征之先舊作九年非也

今从趙改衡案周書序是元年趙改本此

孔注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也

補注大開有關門明目達聰之義告用則嘉謨嘉猷

無不采納矣

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予何循

何慎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舊本何循下重何循
二字係衍文今刪

孔注言商餘紂子祿父競求是逋播逃越之人以自
輔當敬天命備不度者也

補注將勉以文考之緒言故先以商孽傲之天難忱
斯不易惟王當預為綢繆牖戶之計

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
五示三極祇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

孔注祇敬協和

補注此教以儀式刑文王之典也敬人畏天是文考

一生心學立忠則不欺協義則用和

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

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當明所望當字舊脫
据孔注補

孔注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右輔左弼也當明謂五

示示於明也五示上疑脫
當以二字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九列即九星衡案三極已見前

小開武解小開武言九星此謂日月所行之九道故

曰九列別時陰陽謂寒暑也五行謂土在中央木在

東金在西火在南水在北故曰別處人有四佐謂四

枝佐官維明官五官耳目口鼻心也

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衆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
五利用示產

孔注主明則民安之安宅則妻子寧利用則產業衆
補注明位則爵有尊卑而上下辨明惠則君有賜予
而恩誼通明主則序有統屬而分次定安宅則國有
定居而家室宜利用則民有恒業而生養遂

產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爲之宗德以撫衆衆和乃同
孔注言五示之義同謂和同也

補注施彥士曰此承上五示而歷言其效也產足不
窮利用之效家懷思終安宅之效主爲之宗明主之
效德以撫衆明惠之效衆和乃同明位之效

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致死二士守其城溝三障水以禦
寇四大有沙炭之政

孔注任人盡其材則死力效致當作效力致死大有沙炭可

以政適人也

政盧木改作攻又云適人卽敵人也

補注政盡人材材盡致死則用命者衆守在人也士
兵卒也守其城毋子隳守其溝毋子填守在國也障

水壅水也寇至則決以灌之守在邊也沙炭疑卽塗炭政征也行政四方救民塗炭守在四鄰也

六則一和衆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

孔注鬱謂穀帛滯積者也怒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以尅紂也

補注六則俱指民說和衆則上下通發鬱則民氣暢明怨則民不相讎轉怒則國無大獄疑謂不安君疑則刑臣疑則亂民疑則散懼則務有以安之因欲從民好也

九功一賓好在筭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

謀生詐好去聲樂音洛舊本任謀生詐下有和集集以禁
寔有離莫遂通其十二字盧文弨曰此十二字難曉卜本遽刪之非也衡案此十二字上下絕無連屬亦全無文義卜本刪去未爲無見今從之

孔注在筭謂實幣於筭無節限也盡哀謂送終過制也無別亂同也在謀謂權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

補注盧文弨曰案古功攻同此九功當爲九攻孔注似曲衡案盧說是賓好在筭吝而不予也淫巧破制作聰明以亂舊章也好危破事行險以徼幸也任利

敗功貪而憤事也神巫動衆不務民義而近鬼也盡
哀民匱厚葬破產也荒樂無別謂相習於奢則上下
亡等也無制破教國無法度則民不從也任謀生詐
不以忠信而以虛罔也

五典一言父典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

爲則則信民寧

盧文弨曰顯父三句又見本典解惠半農
據以改此作德降爲信信則民寧案與注

不合前和寤解亦有德降爲則語蓋法制皆
本於德法制信於民民是以寧惠所改非也

孔注言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

補注盧文弨曰言父顯父如書酒誥之稱圻父農父

宏父也父者尊之之辭此言父蓋宗伯之屬顯父司
徒之官衡案上文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則五官皆殷
制也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
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又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
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此五典蓋卽典司六典
典司五衆之謂言父指太宰是爲天官六太之一案
虞廷龍爲納言說命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猶之
北斗在天爲喉舌之司也故太宰爲言父鐘鼎欵識
商器類載有言父癸彝言父爵典祭則贊玉几玉爵

之謂昭明也若順也言祭神則神享治民則民應也
顯父見詩大雅韓奕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周之公
卿也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父衡案
此卽曲禮五官所謂司徒也酒誥謂之農父以其掌
邦教故又謂之顯父登德興賢也德降爲則五教敷
也則信民寧百姓安也

三正父登過過慎于武設備無盈

孔注使正舉事過於前無自滿

補注盧文弨曰正父司馬之官衡案正父見洛誥正

義正父謂武王蔡氏曰猶稱先正吳英經句說以正
父爲冢宰俱誤案洛誥之正父當與此解正父同卽
曲禮五官所謂司寇也據嘗麥解有大正正刑書之
命則正父斷爲司寇無疑其曰正父登過者蓋欲使
民無訟必先使民無過也過慎於武謂用刑之慎亦
如用兵皆民命所關設備謂布憲令於邦國以警之

無盈者惡不可長也

蔡氏書傳以先正訓正父吳英引昔吾有先正闢之余又得數

證一說命昔先正保衡先正謂伊尹一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謂君牙祖父一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先正謂唐叔

四機父登失修□□官

空方疑是厥庶二字

官無不敬五□□□□

制哀節用政治民懷

盧文弨曰所闕一父當司空之職

孔注使刺譏之士舉政之失其官

當云舉其官之失政

官無不

敬矣懷猶歸之也

補注盧文弨曰機父師氏保氏之職衡案機父卽酒

誥之圻父圻與畿通亦卽小雅之祈父祈通作圻左

傳叔孫穆叔賦圻父圻卽畿周禮大司馬職以九畿

之籍施邦國之政故司馬亦謂之圻父此機父蓋卽

曲禮五官之司馬也酒誥圻父薄違違邪也薄違與

左傳桓二年塞違同此云登失亦此義也周禮大司

馬以九伐正邦國故官無不敬制哀節用二句蓋司

空之職則所闕一父誠如盧說

五典有常政乃重開

開下舊有之守二字盧云二字衍衡案盧說是今刪

內則順意

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

孔注重開言無爽也

補注官修厥職則政無壅匿故曰重開內則順意誠

正之功外則順敬修齊之事

王拜曰允哉維子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

格無日 鄉音向

孔注格至

補注何鄉非懷言於文考敬人畏天之事無一不永
念也懷人惟思人卽指言父顯父正父機父思如恭
默思道之思思若不及則左右無納誨之人矣故禍
至無日

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嗚呼
予夙夜不寧

孔注式用皇大

補注思繼厥常繼序思不忘也昭文祖覲耿光也定
武考揚大烈也列與烈同

逸周書卷十一終

逸周書卷十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此敘武庚作亂本末及營洛邑之事篇中建管叔于東俾中旄父宇于東等語可以證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而非東都也營洛實武王本意周公至是成之體國經野則有城郭郊甸縣都諸制而士農工賈亦關措注饗帝饗親則有丘兆南郊社壇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諸制而建侯受土均列典章規模濶大

樹立宏達非惟奠王會之丕基兼以作西京之保鄣
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孔注封以鄭祭成湯

鄭疑鄩
字之誤

補注史記殷本紀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衛世
家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
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

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孔注東謂衛殷鄩鄩霍叔相祿父也

補注據此則可知使管叔監殷乃武王非周公也漢
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鄩鄩衛
是也鄩以封紂子武庚鄩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
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譜則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
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鄩
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亦云自
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南爲鄩蔡叔監之
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今据此解建管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後又云俾康叔宇于殷俾

中旄父字于東又云三叔及殷東兩兩殷東對舉則東之爲地顯然另成一國不得闌入殷內也孔注東爲衛本鄭譜意當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京師卽朝歌邶在其北鄘在其南國小而逼故統謂之殷而其地已見東則地大而遠其形勝足以控制殷都蓋卽衛也其不曰衛而曰東者是時方命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勢尙不能合全衛而有之但得衛之東徧卽以管叔據其地而監殷此東之所由名也康誥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定四年傳取於

相土之東都以供王之東蒐非其明證歟故監曰三監管蔡霍也國曰四國殷鄘鄘衛也衛卽東東卽周公居東之東或謂東旣爲管叔所據周公焉得出居于此不知管叔旣助武庚勢當入殷都合謀所謂管叔以殷畔也故周公得以乘虛而坐鎮其地吳慶恩曰按東者魯衛之間地名在大河之東秦漢之東郡也詩云我祖東山書云周公居東周書作雒云建管叔于東又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又云俾中旄父字于東俾康叔字于殷竹書紀年武庚以殷

叛周文公出居于東殷東對舉則非朝歌可知是時
雒邑未建則非東都可知史稱衛遷於帝邱在東郡
濮陽縣秦始皇拔衛東地置東郡衛元君乃徙野王
則東爲東郡無疑矣其地在今東昌大名曹州三府
界內

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

孔注乃謂乃後之歲也肆攢塗

補注歸歸鎬京也乃歲克殷後之五歲也盧文弨曰
惠云士喪禮掘肆見衽自天子至於士殯皆曰肆衡

案肆與殯通小爾雅埋柩謂之肆釋名喪制曰於西
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假葬于道側曰肆肆翳也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相去聲

孔注立謂爲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
補注案史記魯燕兩世家均有周公踐阼之文禮明
堂文王世子及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齊俗汜論
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八諸書並有踐阼履石等語
漢唐諸儒據以釋經並誤今據此解云周公立相天
子立者立爲冢宰也孰立之成王立之也天子成王

也此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一語均足破千古不解之惑殷武庚所封東管叔所建也三叔舉其人殷東舉其地其不曰殷東徐奄及三叔而曰三叔及殷東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爲王室懿親三叔不畔則殷東徐奄不敢狡焉思啟故以三叔爲禍首也徐徐州之戎奄紂之黨皆東方國近魯者故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紀年亦云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鄩以叛也徐奄舉其國熊盈舉其姓徐奄之爲國二熊盈之爲國十有七蓋殷東之叛則三

叔煽之熊盈之叛則徐奄因之一首事一從亂也畧謂強取邊界以自防守而兼有殺略劫略之事汪中謂略疑當作畔非也金履祥曰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世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孔注弭安畢地名

補注據此則知召公無疑周公之心內弭父兄厚同
姓也外撫諸侯懷異姓也天子七月而葬故在成王

元年六月一統志武王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案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顏師古劉向傳注則曰畢原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寰宇記長安志皆云二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以史記周本紀贊證之當從皇覽括地志在今咸寧縣西北爲是今咸寧西南遺蹟無可考而文武成康四陵及歷代碑碣皆在咸陽衡案紀年葬武王於畢在武庚徐奄未叛前作雒先書叛而逸書言略

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

孔注下叛其上曰潰

補注前此牧野之戰一用師旅今復用以定武庚之亂故曰又作衛卽東地爲管叔所據故臨衛政殷一時並舉使彼首尾不能相顧故殷大震潰蓋衛爲商家強國先是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旋以

管叔按據其地與武庚連衡而起至是殷滅而衛亦
並下矣或曰臨衛當作臨衝詩所謂臨衝閑閑臨衝
芾芾是也臨臨車衝衝車臨車一曰樓車衝車一曰
陷陣車先是文王用以伐崇故皇矣詠之至此則又
用以伐殷故曰又作亦通

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通鑑外紀成王二年注引周書作洛解管叔霍叔縊而卒
囚蔡叔于郭鄰衡案霍叔二字添設金履祥前編同並誤

孔注郭凌地名囚拘也

補注降辟致法也北奔敗北也史記魯世家殺武庚

紀年亦云殺武庚祿父此但云北奔者哀其受管叔
之愚而不忍言殺也經自縊也書蔡仲之命乃致辟
管叔于商致辟猶降辟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並言
誅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言殺管叔又淮南齊俗
秦族並言誅管叔荀子儒效說苑指武並云殺管叔
此獨言經而卒即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
於甸人是也周禮甸師亦云凡王之公族有罪則死
刑焉蓋致辟非必定是身首異處以議親之辟論則
作雒管叔經而卒可據徐文靖管城碩記謂天問伯

林雉經是管叔於伯林之地自經而死其說無据郭
凌書蔡仲之命作郭鄰惠氏禮說曰周書囚蔡叔於
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墀
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衡案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左傳定四年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是蓋予以
五家五百畝之入以養此七十人故謂之鄰以其附
近城郭仍在蔡境內故謂之郭鄰惠氏謂亦不離其
國內是也

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孔注俘囚爲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囚之

補注凡所征統謂徐奄淮夷蒲姑商奄等國也俘維
九邑則盡執拘以歸於周矣路史國名紀高陽氏後
有濮羅夔諸國俱熊姓又少昊嬴姓國有盈嬴之枝
一作邳姓也或云卽嬴者非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楊本畢作里通鑑
前編亦作里竝誤

孔注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補注傳謂遷頑民於洛邑蓋遷於東此云遷獻民於
九畢乃遷於西如漢世遷豪傑實關中之類畢卽畢

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寧二縣西南水經注引
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卽此九畢也
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
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亦謂之畢陌一統志曰案畢
原綿亘渭之南北其境甚廣以今考之在萬年縣西
南者卽文武周公所葬在長安咸陽西北者乃畢公
高所封據此則地之廣濶可知故謂之九畢孔謂是
成周之地誤矣此與遷六族於魯七族於衛是一時
事恐其勢衆故竝遷之

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

中音仲

孔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補注案康叔于武王時已封特不與監殷之命故不
在三監內至是殷亂已定故以全衛之地封之而有
宇殷之命蓋竝鄩鄩而亦尹之也定四年傳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
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
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卽此時也中旄父疑是毛叔鄭
故與康叔並封一同母弟一異母弟蓋當家亂之後

故擇賢而代也東卽管叔所建之地困學紀聞云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衡案此說甚混周書作雒兩兩殷東對舉則東與邶鄘自各不相涉汪中曰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卽是東都衡案此蓋以車攻駕言徂東傳爲證然詩傳以洛邑訓東自是駕言徂東切解以宣王實由西周鎬京至東都也至逸周書三言東當與周公居東參看地與邶鄘不遠其在魯衛之間乎故康誥有在茲

東土之文而魯頌亦有俾侯於東之語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

前編同作用周追作延俱誤

盧文弨曰謝云同室克追當是同室克造之訛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衡案當讀予畏同室爲句克追二字又句

孔注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三年春歸也周公追畏尊

王也

追畏尊王當是追思前王之誤

補注敬念於後爲周謀遠大之基同室指管蔡霍卽

大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克追謂追武王營

洛之事俾中天下正武王度邑之意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水經洛水注引作中土

孔注王城也於天下土為中

補注盧文昭曰沈云自郛以內統稱成周不專指王城衡案前後營洛本末俱見竹書紀年大邑洛邑也謂之王城故曰大邑成周東都也諸侯來會之所此兼言洛邑東都故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此大邑也又曰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此成周也周至大會諸侯於東都而王業成故曰成周於土中者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注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孝經

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漢書地理志周公營洛邑以為在土中諸侯蕃屏故立京師蓋以此地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故卒營築居九鼎焉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文昭曰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

沈改七為六不知何據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訛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

郊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孔注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

補注案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則城方九百丈此侯國之制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茲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則王城之制以三丈一雉計之蓋周五百七十三雉以一雉五步計之則有二千八百六十五步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城方九里有奇此與匠人營國方九里合郭郭也外城曰郭以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計之郭特倍大於城今以九里之城爲郭當不過二十里若依宋本作七十二里則郭大於城八倍似不足據俗本作郭方七百里更屬謬誤惟前編作十七里差可信今姑從盧本以侯博雅者定之南繫於洛水者據度邑解云自洛汭延於伊汭水北曰汭故曰南繫猶所謂衣帶水也邾山北芒山也在今河南府北十里王孫滿所謂成王定鼎於郊鄜是也京相璠曰邾山名鄜邑名蓋邾山在洛邑之北境而依以爲城故曰北因湊水上人所會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

孔注西土岐周通爲圻內

補注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蓋統言王畿之地總謂之甸也陳氏禮書謂天子寰
內面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
削四百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合兩面言之共得千
里甸服之制水經洛水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
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
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邠山以爲天下之瘳方六百里
因西方八百爲千里案自其城方七百二十丈以下
俱本逸周書故漢書地理志有西周方八百里東周
方六百里之說施彥士曰東都六百里以六六乘之
得三百六十里西周方八百里以八八乘之得六百
四十里合東西周計之恰是一千里孟子所謂不干
里不足以朝諸侯也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
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

說文六篇引周制天子城方千
里爲百縣縣有四郡本此高誘

淮南時則注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又
呂氏季夏紀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鄙又季冬
紀注亦云俱本此

孔注三分九分居其一

補注據此則郡縣之名蓋自周初有之古者縣大於郡故左哀二年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云分以百縣縣有四郡亦縣大於郡之證若小司徒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在六遂之地與此不同此分以百縣蓋指畿內封國言據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此云百縣者舉成數也縣有四郡郡有四鄙蓋以一縣之地分爲四郡統歸於縣領之以一郡之地分爲四鄙統歸於郡領之大縣立城卽王制所謂方百里之國九也方王城三之一則爲國方三里小縣立城卽王制所謂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也方王城九之一則爲國方一里案左傳隱元年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作雒不言五之一者舉小大以例乎中也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孔注耕桑之事

補注陳氏禮書曰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

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朝市宗廟社稷之別使之朝夕蒞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衡案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此六鄉六遂之地其賦入俱以供王朝之用故於三百里以至五百里立都鄙以爲王子弟卿大夫之采邑陳氏謂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此乃畿內諸侯建國里數若食采當降如附庸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似不得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故作雒云不過

百室所以別於千室諸侯之國邑也白虎通曰一夫一婦成一室百室則百夫矣百夫則有萬畝之耕而於其中約去廬舍道路溝洫十之二則所謂大夫受田八百上士受田四百中士受田二百下士受田百畝者胥於是乎出故曰以便野事則分田制產世食其德矣惠氏九經古義曰良耜云以開百室周書作雒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鄩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孔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

補注盧文弨曰農之秀者可為士士有功效可為大

夫趙云以用也衡案以者能左右之謂也農力於野

而士食其祿則士有代耕之助矣故曰農居鄙得以

庶士士效其材而諸公大夫收其用則諸公大夫有

臂指之助矣故曰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在也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

孔注工商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

胥相也盧文弨曰舊作待也疑此三字後人竄入

補注此戒小民不可踰分上交身任職役者不可交

通受賄而卿大夫退休於家者亦不可不廉隅自持

也工百工以藝食者居貨曰賈出資以收利者此小

民也胥即周官府史胥徒之胥如所謂胥執鞭度守

門是也市即司市之官臣僕臣妾也周官曰臣妾聚

斂疏材左傳曰僚臣僕僕臣臺此身任職役者也州

里見周官司常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與

書酒誥所謂越百姓里居者近是蓋鄉大夫鄉先生

之屬孔謂各異州里而居誤矣俾無交爲則托業者安其業司事者敬其事養望者高其望而君子小人兩無出位之懼矣

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孔注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

戴清曰按內字疑誤

補注設丘兆於南郊祭感生帝郊特牲兆於南郊掃地而祭是也上帝据禮器注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此正月之祭月令祈穀於上帝卽此南郊以后稷配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與去聲盧文弨曰日月星辰御覽作農星衡案藝文類聚亦作農星

何氏詩經世本古義絲衣篇秦氏五禮通考並引作日月農星

孔注先王后稷謂郊時

補注日月星辰天宗也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四類日月星辰肆師立次祀鄭司農曰次祀日月星辰孔注先王后稷蓋台鬲叔均之類趙曦明曰此注非后稷已配上帝此先王當自太王而下盧文弨曰疑此先王當如月令之五帝衡案孔以后稷注先王不誤

特所謂后稷者蓋如國語我先王世后稷之義不指
棄言所謂先嗇是也據史記周本紀弃之後世爲稷
官皆有功德於民故配食以報之國語所謂辰以成
善后稷是相是也趙氏盧氏之說均不合

封人社壇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

孔注受封也

補注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凡封國設其社稷之
壇注壇謂壇及堦埒也諸侯受命於周封國也大社
冢土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禮運祀社於國

此建於國中之證

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
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
故曰受則土于周室

盧文弨曰疊亦作釁見公羊疏燾徒倒切則土盧本從御覽作列土

孔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燾覆茅苴裹土
封之爲社也

補注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
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
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韓詩外傳天

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敬謹潔清也則土惠氏禮說曰九儀之命五命賜則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雜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地勢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衡案則土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五里均有一定之制是謂則土

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位隋書牛宏傳作立盧文昭曰古立位二

字本通用

孔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

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

盧文昭曰五宮疑當作五官注

當是本作五官官府寺也今皆訛官為宮如以太廟等五者當五官非也衡案五官作五官非是孔注云宮府寺也有譌誤不可據

補注上文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是建國設丘兆於南郊是郊建大社於國中是社此一條自是左祖廟之制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五宮即指下五項禮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首立太廟以祀后稷宗宮
文王廟謂之宗者宗祀文王之義也考廟武王廟路
寢大寢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
寢路寢聽政之所爲周六寢之一明堂之制見攷工
匠人及大戴禮蓋昉黃帝合宮爲之其見於傳記者
則有鎬京之明堂有泰山之明堂此則洛邑之明堂
也蓋朝諸侯及四夷之所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

畫旅

重平聲

孔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

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櫺也藻稅畫

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言皆畫

列柱爲文也

之櫺盧本作芝櫺廣雅疏證亦引作芝櫺唯惠氏禮說引同舊本今仍从舊

補注周禮攷工注周制明堂太廟路寢同制故曰咸

有宋文帝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

同制玄注禮義生於斯阿棟也四阿四棟之屋也上

有複屋始用四阿故攷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反坫

堂隅外向室其制如屏墻故說文云坫屏也全祖望

經史問荅云屏牆之坵亦曰反坵郊特牲所云臺門
 旅樹反坵是也是乃以外向為反黃東發曰如今世
 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蓋反坵與出尊相連是反爵
 反坵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衡案
 廣雅釋宮反坵謂之墉墉與序通序古文亦謂墉也
 爾雅坳謂之坵郭注坵墉也或曰此反坵與四阿相
 連而敘於重亢重郎之上蓋複屋四隅之屋角因其
 卷上而外向故謂之反坵文選班固西都賦上反宇
 以蓋戴張衡西京賦反宇業業飛檐轍轍何晏景福

殿賦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轍以高驤反宇即反坵也

此說頗通案漢書文帝紀坵於死亡下註服虔曰坵音反坵之坵孟康曰坵音屋檐之檐師古

曰服孟二音竝通衡案此坵字疑亦有檐音亢高貌重亢謂於四阿之上

復累以阿重郎則明堂位所云復廟重檐也一曰太
 室屋五行志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
 也服虔曰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左傳春秋文公
 十三年太室屋壞疏云太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
 當其中又拔出為重屋而於其上下承接處止立以
 掇而四旁無壁故又謂之通天屋蓋堂下周屋謂之

廊而此屋重檐四起亦周於殿屋阿棟之上故曰重
郎景福殿賦雙枚既修重桴乃飾注雙枚屋內重檐
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衡案
後世宮殿之式多做此制爲之常累疑作孛孛以形
近而訛或曰累謂層累蓋卽周於重屋上下承接處
者說苑宮室臺閣連屬增累是其義也復格或謂卽
復竿爾雅屋上薄謂之筩筩卽竿也廣雅格謂之竿
惠氏禮說謂殷人重屋注復竿竿讀爲格蓋復格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亦云屋皆有竿其用諸重屋則用

復竿二說俱引周書爲証又王氏廣雅疏證謂周書
本是復格格竿一聲之轉今本周書訛作格衡案孔
注復格累之櫺也櫺交疏也則復格疑是累系處橫
牕王逸魯靈光殿賦所謂懸棟結阿天窗綺疎是也
藻梲梁上短柱也梲與椳通禮明堂位注藻梲侏儒
柱畫之爲藻文設移移籓也爾雅連謂之籓郭注堂
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籓厨連觀也案廣韻榑籓也榑
卽連移者連接之謂臺相連曰諺臺門相連曰諺門
閣相連曰連閣是則與屋相連接者總可謂之移旅

衆也楹柱也詩商頌旅楹有閑春常孔氏謂藻井之飾埤雅屋上覆椽謂之藻井亦或謂之囂頂衡案卽今之仰塵一曰承塵蓋以學囂之式制爲仰板故曰囂頂因其采畫成文故又謂之藻井旅通作栢釋名旅栢也連旅之也又曰栢謂之檁縣聯椽頭使齊平也方言栢謂之櫛注雀栢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縣爾雅檐謂之滴注屋栢邢叔明日屋栢又名宇衡案畫旅蓋謂布采於屋檐以狀觀飾孔以畫列柱爲解似指上文旅楹失之

內階玄階堤唐山廡

盧文弨曰玄階前編作玄
陸堤唐陶山集作提唐

孔注以黑色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廡謂廡畫山雲

補注凌曙曰內與納通玉篇陞天子階也王莽傳朱戶納陞注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臺際爲陞不使露也師古曰尊不欲露而升陞故內之於雷也說文階陞也陞升高階也二字轉相訓註知內階與外陞同也衡案元階以黑石爲之爾雅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甃攷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

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疏云漢時名堂涂爲令甃械令甃則今之塼也祗則塼道也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衡案提唐卽中央爲督之謂廡垣也爾雅牆謂之墉山廡狀其高也

應門庫臺之闕

孔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補注應門爾雅謂之正門蓋發政以應物故謂之應門而前於路門故又謂之南門一曰法門見穀梁謂法令所出入也攷工記注謂之朝門戴東原謂應門是天子之中門衡案庫臺者謂於庫門兩旁積土如臺門之制故曰庫臺或曰庫卽五庫蓋築臺以貯五庫之物亦通闕卽闕門限也亦作柵說文柵門櫪也皇門解第四十九

困學紀聞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

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衡案此篇蓋爲流言初起而發

前段言大門宗子勢臣後段言家相厥室皆暗指管叔及羣弟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羣門

孔注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闕音皇也

補注施彥士曰中元五十九章第十二歲減一歲置平朔一百三十二閏朔四共一百三十六朔以策乘之得四千〇一六一六〇〇三八七二爲中積加朔應三十一日四六九三八〇八四除旬周餘二七日六四九四一九五六爲子月經朔分大餘辛卯加一

朔爲丑月經朔大餘辛酉庚午爲月之十日按本年
閏四月豈是時置閏在歲前而差一月耶統箋以庚
午爲正月二日蓋本漢志也金旺欣曰據竹書紀年
成王元年丁酉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二十
七以今法推之子月辛卯朔無庚午丑月辛酉朔初
十日庚午寅月庚寅朔亦無庚午據通鑑前編成王
元年丙戌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八以
今法推之子月癸巳朔無庚午丑月癸亥朔初八日
庚午寅月壬辰朔無庚午據漢書律秣志成王元年

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凡伯禽至
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則成王元年癸巳距康熙甲子
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一以今法推之子月癸未朔
無庚午丑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寅月壬午朔無庚
午與三統法正月己巳朔亦不合據三書積年以時
憲法推之無論正月爲建子建寅皆無庚午日是積
年皆非實數非同春秋朔閏信而有徵可以一步算
而卽得也注逸書者惟有據漢志以庚午爲正月二
日之証而已盧文弨曰羣門族姓也篇中曰宗子曰

私子皆爲大家世族而言此誥在成王元年見竹書
衡案公蓋欲弭流言於初起之時大合羣門以誥之
故特言會

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
孔注耆老賢人也又建立沈伏之賢人無不用明法
補注下邑小國諸友邦冢君也暗指殷東邶鄘諸國
屏位如玉藻所謂某屏之臣是也或曰屏攝之位言
能承祀也沈人屈於下者建謂建立罔不用明刑刑
典型也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孔注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
補注開告啟迪也嘉德美善之德說謂言說予周公
自謂

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

孔注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卹憂言思治也

補注辟王指成王小至於大小大之言皆宣告也在
昔有國誓王古我夏先后與殷先哲王也不綏不安
也於卹多憂卹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孔注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

補注大門猶梓材所云大家宗子公族公姓也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康成曰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勢臣秉國有權勢者也大門宗子勢臣卽暗指三叔茂揚肅德則不至讒賊媚嫉矣故能助厥君以勤勞王國也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

孔注方旁羞進

補注方求徧求也論擇慎選也書曰聿求元聖詩曰赴赴武夫元聖以資論道武夫以備腹心羞於王所貢士之典也

其善臣以至於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於王所

孔注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

也於義二字添設

補注善臣猶蓋臣也分分土也有分私子謂有采邑之庶孽王藻公子曰臣孽罔不允通則咸有獻言之責意是時流言方煽周之支庶必有交通三叔者故並及有分私子責以有常也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其不專指蔡霍可知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孔注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

補注恭明祀則天祖格敷明刑則億兆安人卽指元聖武夫

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

孔注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成天命王天下也

補注王用有監明憲朕命惟聖時憲惟臣欽若也克和有成則有交脩之贊承天嘏命則有多福之申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

孔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

補注天子曰兆民案流言之來國人亦必聞知故此誥兼及百姓兆民況庶人亦有傳語之責用罔不茂在王庭則流言雖起必不信也

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

空方疑是格字

孔注上謂天下謂地也

補注先用有勸指大門宗子勢臣上謂天下謂民

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

孔注助君也謂大門衆子也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

盧文弨曰困學紀聞引作俾嗣在王家蓋嗣先

人勤勞於王家也趙云嗣厥家謂世有令聞保其宗廟亦通

孔注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美紹家

補注報如國語殷人報焉周人報焉之報紀年報祀

上甲微皆謂祭也報職用休者謂報以其職如食於

水食於火食於社稷之類以用昭其休美也嗣在厥

家子孫繩繩萬年靡不承也

王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

空圍疑是用字

咸祀天神戎兵克

慎軍用克多

孔注神佑之故

補注用寧用格安上全下也克慎克多有備無患也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

句鍾本及潘氏古逸俱以遠土丕承四字斷句誤

丕承萬子

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孔注奄同丕大末終

補注奄有四鄰遠土謂有天下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謂終受其福也此在昔有國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
茂揚肅德故有此休美也

至於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於非夷

八字句鍾

本維時及胥句誤盧文弨曰及程本吳本訛作
反今從元本趙疑是反字衡案及字疑作乃

孔注時有胥相為是相學於非常也

補注厥後嗣夏商季世學習也非夷即匪彝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十字句
相去聲

孔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補注家相厥室猶上文大門宗子勢臣此與罔不茂

揚肅德繫對言有勤王國王家之大門宗子則誓王

以興有弗卹王國王家之家相厥室則後嗣以敗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

句

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

孔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

句

言進不順之辭於

王

之字盧本脫從楊慎本補進順二字舊互倒今更
正盧文弨曰詳本或作祥義竝同不屑疑不肖之

訛亂辭辭有理者也言不肯順察無罪有理之辭以
進於王也舊本誤分兩段以注詳善也至以惡民又
添一也字注無辜之亂下賸七字為辭是羞於王之
注趙疑言順不進辭於王或是言進不順辭於王文

昭按進不順之言在下文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路反惡民言順謂惡民之理直故不肯上聞耳今審文義改併衡案孔注本明白不察無罪以惡民是注作威不詳言進不順之辭於王是注無辜之亂辭盧以惡民言順爲句失之

補注言家相厥室既弗維德是用故以昏求臣昏亂也昧於人之賢否而不察故曰昏也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民用僭忒故曰作威不詳詳祥通不祥卽所謂害于家凶于國也惠順也不屑惠聽者恃寵而傲不聽老成金石之論而因以無辜之

亂辭是羞於王羞進也王卽暗指成王無辜之亂辭卽所謂無稽之言辜必也無辜猶無據也此實指流言故曰亂辭辜字不必作罪字解

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

孔注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

補注阜盛也良易直也不順之言卽無辜之亂辭出於口而逆於耳者也是人指家相厥室乃非維直以

應則必作誣以對矣誣欺罔也以無爲有也誣則不直不直則讒賊媚嫉勢必至小人進君子退而君爲孤注矣故無依無助案周公去則成王無輔此三叔之本計也

譬若吠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

孔注驕謂不習也言口人之無得猶驕犬逐禽不能

獲

空方疑作是字

補注言吠犬用以逐禽必馴擾而後有獲若聽其狂噬必至喪家而不恤此譬之用人當謹御下之道否

則敗乃公事矣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

孔注言賊仁賢忌媚嫉妒以不利其君

補注讒賊媚嫉則方正不容故不利於厥家國案金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虛聲以動王左右也此云讒賊媚嫉以不利於厥家國明正其罪以曉之也

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子獨服在寢以白露厥家

孔注寢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喻昏臣也

戴清曰下

言字似衍衡案
下言字當作尙

補注婚通作昏闇也昏妻無益於厥夫猶昏臣無益於王國故獨服在寢亦若王之無依助而自露厥家矣露敗也李兆洛曰獨服在寢言專妬也卽下文食蓋善夫莫通於王之比

媚夫有邇無遠句潘氏古逸以媚夫有邇無遠乃食斷句誤乃食蓋善夫句俾

莫通在于王所

孔注食爲野口媚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掩蓋善

夫使莫通盧文弨曰野字訛

補注媚夫佞幸之臣猶秦風所謂媚子荀子臣道所

謂態臣有邇無遠徒知有身而不知有國家也善夫

卽善臣食蓋掩蔽貌淮南所謂日月欲明而浮雲蓋

之也盧文弨曰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衡案媚

夫與狂夫相爲表裏此三叔所以導言於王者也

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長上

聲

孔注言陽舉狂夫以爲上人口爲官長正主其事也

補注狂夫與媚夫相類詩所謂狂夫瞿瞿也陽通作

揚繩譽也言媚夫既食葢善夫故尊奉狂夫而顯揚之稱美之更優崇其勢而授以正長之官則羣小敗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

孔注命者教也率皆痛愁困也

補注政出多門故迷亂獄以賄行故無成穡歛也歛以秋有陰慘之象故孔以痛愁困訓穡也

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

孔注安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

用非其人故也

補注言民既弗保則必至天亡不能畢其壽算矣高宗彤日所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也此狂夫媚夫殃壽所致故天用弗保而亦降之禍

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於茲朕維其及

孔注殄絕其世罰及其人也

補注言媚夫退賢進不肖必先受顯戮而次及於國家敬傲也監視也盧文弔曰朕維其及葢言害將及我也衡案上言先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之方求論

擇而王國用寧至於厥後嗣因家相厥室之以昏求
臣而天用弗保故我不可不監於茲也朕維其及朕
周公自謂慮家相厥室之不利家國而禍因及已也

朕蓋臣大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大舊
訛夫

孔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大明爾德助我憂天下

者大明爾德舊作
夫明明之德訛

補注此周公呼蓋臣而欲其助已也蓋臣忠蓋之臣
暗指望散畢榮大明爾德則不為流言所動予一人

周公自謂憂謂憂王室之不靖也

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盧文昭曰皆
疑當作是

孔注假借資用也借我德法用告我大德之所行也

補注乃汝也此仍望家相厥室改弦更張故曰無維

乃身之暴言無用為此讒賊媚嫉以自暴乃身也卹

憂卹也皆卹爾者言我於家國之外亦併憂及汝身

當思有以保全之此則欲寬以法外而誘之於善也

憲法也假予德憲則善夫進元善也資告予元則善

言通

譬若眾畋常扶子險乃而予于濟

孔注如衆令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

補注譬若衆畋則一乃心力扶子險故能出艱屯而

有濟盧文弼曰而古與能同

汝無作

盧文弼曰趙云似有缺文

補注汝指卽大門宗子勢臣與家相厥室暗謂三叔

作造也謂造流言以傾國無作戒之之辭

大戒解第五十

此成王訪於周公公教以體羣臣之事務在尊其位

盡其志庶人才爲我用也後幅九備雖脫落不全而

篇名大戒實取義於此此篇亦當在作雒前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

不顯朕實不明

盧文弼曰說文引周書朕實不明以侂伯父侂完也胡困切今此書無下句說文所

釋亦難曉

孔注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

補注言百司庶府俱有顯績朕實不明無以簡任之

也

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懾懾謀不極

孔注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

補注言我非不以求士為務而不能得其助權大則
驕位小則懾懾則不敢為我謀雖謀亦不得其中也
何助之有

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其舊作共今改正

孔注言言舊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大德而厚

福用之是求益之言也大舊訛作夫

補注趙曦明日似言授之位與服誠冀助我而其得
其福耳非然者胡為厚遺之若此乎衡案予重位與
輕服者謂斟酌官爵大小而任之服如服官政之服

福祿也非其得福位不當也厚用遺則絀而退之耳

庸止生邈盧文弨曰邈正字作邈庸行信貳眾輯羣政不輯自匿嗚

呼予夙夜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

孔注止容也常信貳則難得中也我雖勤之無有告
我者徒知而不得明知也

補注張惠言曰庸用也止無事行有為也無事則隙
有為則貳不得助之患如此政正也眾士輯和則無
不正不和則人人自匿其心矣衡案眾即周禮所謂
陳殷置輔也予非不念念不知蓋望公訓勉之辭

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于小小乃不懾

孔注言汝之武考有是言

補注於嘆辭稱述也張惠言曰夙喻素行喻乎人也言行動人大臣乃不驕惠及小臣小臣乃不懾衡案微言入心夙喻動衆臣鄰一德都俞之象也故大臣處盛滿而不驕行惠於小加溫語於庶府也故小臣得以効忠而不懼

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予惟重告爾

盧文弨曰集乘疑是集衆

予字從宋本俗閒本作茲元本無重字衡案予作茲亦通

孔注連官職集衆事則同憂濟謀有不行言必行也

廬本連官下衍則同憂三字

補注連與聯通乘事也連官集乘謂連事通職相佐助如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是也同憂若一則謀宜濟矣乃有不行則未得盡其志耳

庸厲以餌之士權以申之明約以遺之

舊作庸厲口以餌士權先申之明約

必遺之今改正

孔注餌謂爵祿權謂勢重

補注庸功也厲勵也餌謂誘之使進士權以申之尊其位也明約以遺之約戒約也遺卽厚用遺之遺

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

孔注言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口

補注知此則無楚材晉用之患矣位卑而言高其謀

必不見用故不陽謂不顯揚也我不畏敬則去之他

國勢所必然盧文弨曰在四方言野多遺賢或且以

資敵

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

孔注擅人專已塞匿陰忌惠順戚近也

補注無擅於人用賢不吝簡在帝心不專擅也賢路

大開故塞匿勿行惠戚咸服一家仁也孝悌乃明一

國興仁也

立威恥亂

立威上舊衍明字今刪

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

姓無謫

孔注鄙恥其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姓異姓

謫過

長同二字疑衍

補注立威則法不弛恥亂則禍不生內姓無感親親

得其所也外姓無謫尊賢各有等也盧文昭曰感古

憾字

人知其罪上之明審句教幼乃勤句鍾本上之明審教幼

貧賤制制上疑口設九備乃無亂謀空圍疑是敬字

孔注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

補注言人知其罪由於上之明審教幼乃勤父兄之

教嚴也貧賤有制則不妄干九備見下乃無亂謀知

所戒也

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盧文昭曰正文脫二三段

孔注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

補注荒如色荒禽荒之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皆所

謂美好也不荒美好則能修身故曰乃不作惡

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日費口口六出觀好

怪內乃淫巧樂音洛

孔注碩大怪異

補注聲色惑溺雖樂必憂盈匿謂樂滿則憂伏也碩

信傷辯大詐似信辭多飾也出觀遊幸也好怪服奇

之義

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八口口好威民衆日逃九富寵極

足是大極是下疑脫日字內心其離盧文弨曰逃字從元本卜本俗閒本作兆字書無

孔注口室也

補注謀躁則心無定荒異荒忽無常之貌好威則民衆畏罪故日逃富寵貴倖之臣極足賜予無復加也內心其離人心散也案九備國之大忌故篇題以大

戒為名

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盧文弨曰協亦作協

孔注應協以動動必以和

補注我貴保之則能大戒協和也應和以動則事乃有成故同功遠謂外姓邇謂內姓

謀和適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盧文弨曰用本亦作同

孔注上謂君也

補注謀和則志同故適用覆以觀之覈其實也戴清曰案上明仁義二句乃歸重于上之詞下三節詳言之備即前九備貢疑是責字之訛

聚財多口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

孔注言閉塞不行也

補注淫謀猶言非謀衆匿衆謀匿於下者雍和也衆

匿乃雍則其謀陽矣此謂在上者能大戒聲色遊觀

寵幸等九備之害庶能尊賢貴德而謀國有人也

順得以動人以立行去聲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

謀

孔注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也

補注順得以動順所得以鼓舞之也人以立行能建

白也盡其志則位尊得其謀則謀陽

無口其信空方疑是失字雖危不動口口以昭其乃得人空方疑是厥用

字二

孔注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

補注危謂事勢急迫不動謂君心不搖動也其乃得

人猶云乃得其人也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

孔注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

補注此與上節緊對上危而轉不信也下乃不親則

自匿矣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允哉允哉呂氏春秋貴信篇引周書高誘注周書逸書也

衡案此節與上文不貫當是小開武解以知吉凶下錯簡其小開武解王拜曰允哉至曰正余不足二十四字當在此蓋校書者以同有王拜曰允哉遂致前後錯亂爾案曰正予不足語意於此篇朕實不明余非不念念不知尤相貫注

說周書卷十二終



